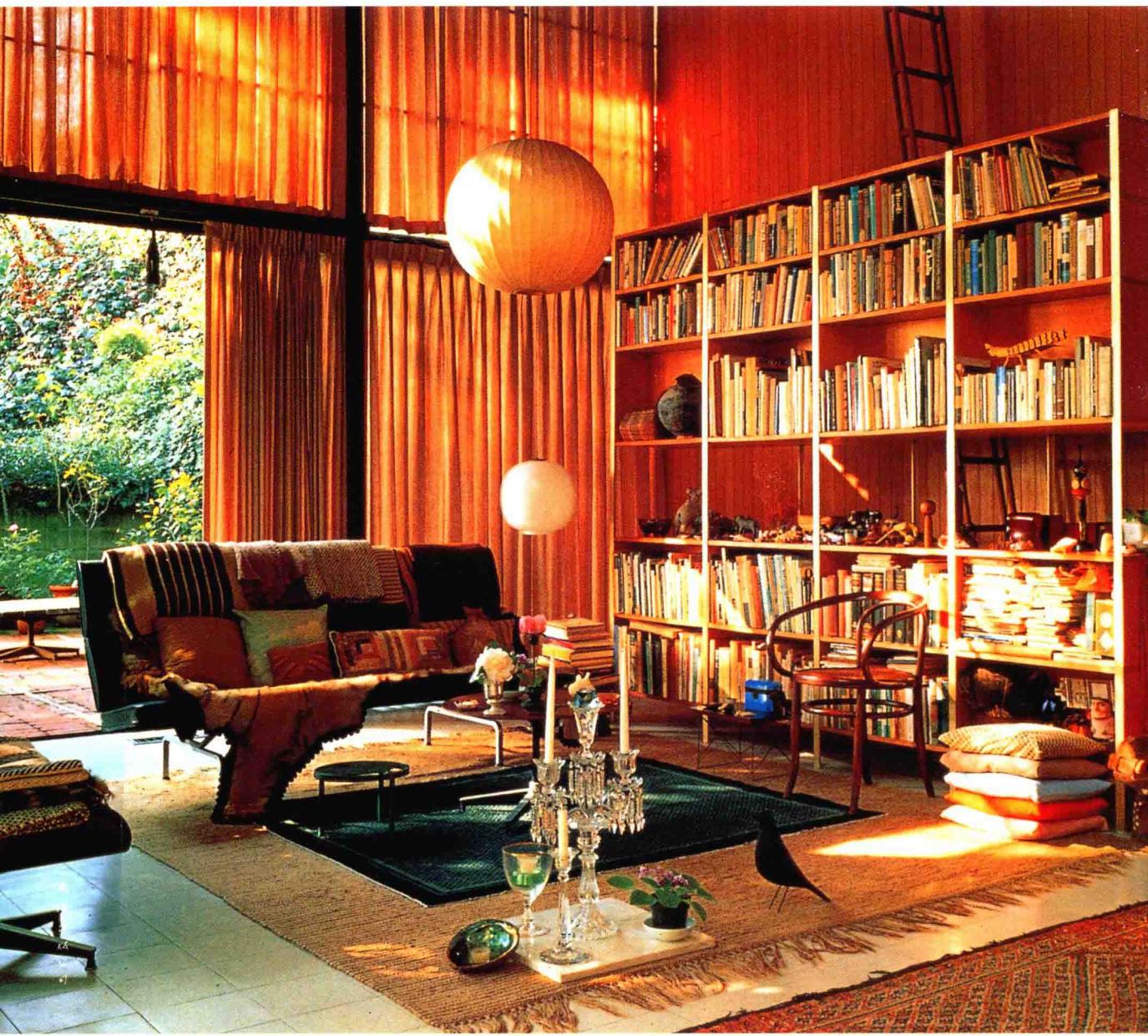


走进世界最美的家

(日) 中村好文 —— 著

和中村好文一起走遍世界最美的家

感受伟大建筑的最好方法，就是在那里醒来，倾听海浪，沐浴月光



这样的家 / 绝非住宅展览馆 / 而是温暖的人生归宿

走进世界最美的家

(日) 中村好文 著

杨婉蘅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世界最美的家 / [日] 中村好文著；杨婉蘅译。

-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6.8

ISBN 978-7-5442-8405-9

I . ①走… II . ①中… ②杨… III . ①随笔－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444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6-051

JUTAKU JUNREI·FUTATABI by Yoshifumi Nakamura

Copyright Yoshifumi Nakamura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ikumashobo.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ikumashob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 Beijing

走进世界最美的家

[日] 中村好文 著

杨婉蘅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刘恩凡

特邀编辑 贺 静

摄 影 中村好文

P135-178 新潮社《艺术新潮》筒口直弘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伦洋工作室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16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405-9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安藤忠雄的 住吉的长屋	1
查尔斯·伊姆斯与蕾·伊姆斯的 伊姆斯夫妇的家	19
汉娜·克耶霍尔姆与保罗·克耶霍尔姆的 克耶霍尔姆的家	31
皮埃尔·夏洛的 达尔萨斯宅邸	47
路易斯·巴拉干的 巴拉干自宅	63

93

查尔斯·穆尔和朋友们的
西兰奇共管公寓

119

安杰洛·曼贾罗蒂与布鲁诺·莫拉苏蒂的
卡萨格兰德

135

菲利普·约翰逊的
玻璃之家

179

写给读者的住宅巡礼导览书

185

后记

安藤忠雄的住吉的长屋^①

日本 / 大阪 1976 年



安藤 忠雄
ANDO Tadao 1941~

安藤忠雄

1941 年出生于大阪旧城区。人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曾是一名职业拳击手，后自学成为建筑师。1965 年，他用半年时间游历欧洲、美国、印度等地，第一次接触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和建筑。这位“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就从此时开始扬名立万。自 1967 年横跨美国的旅行之后，他不断云游各国，探访各式建筑。1969 年创办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1979 年，他以住吉的长屋荣获日本建筑学会奖，又接连荣获阿尔瓦·阿尔托奖、吉田五十八奖、日本艺术院奖、普利兹克奖等建筑界的重要奖项。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我比较喜欢住吉的长屋、光之教堂、TIME'S、南寺等小规模作品。同时，他正在海外筹划的巴黎皮诺现代美术馆^②等大规模建筑，也让人充满期待。

① 长屋原指将一栋房子隔成多户的传统住宅形式，各户均为四米宽的长条形，紧密依靠在一起，共用同一地基。安藤忠雄设计的这户住宅形状与长屋相似。

② 因投资人弗朗索瓦·皮诺无法获得巴黎的土地使用权，2005 年实际建造的是威尼斯皮诺现代美术馆之葛拉喜馆。

信

去年（二〇〇〇年）八月，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建筑师安藤忠雄先生的信。信不长，但每个字大而清晰，的确是安藤先生的亲笔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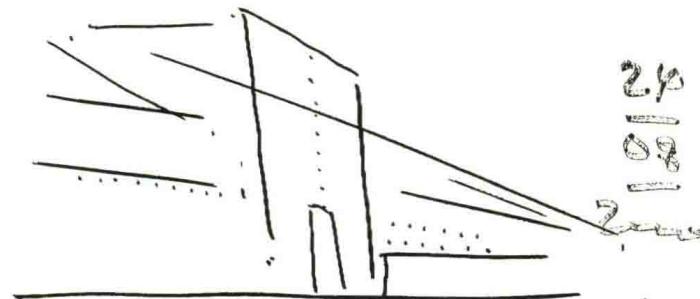
或许我是个老派的人，在电子邮件早已成为主要通讯手段的今天，收到这种令人备感温暖的亲笔信，就觉得心里仿佛亮起了一盏灯，不禁既满足又感动。

而且这封信竟然是“世界级大师安藤”写给我的，真是让人受宠若惊。信的内容何止让我温暖，简直让我热血沸腾。他说，他津津有味地阅读了我的《住宅巡礼》（太让我兴奋了）。在最后，他写道：

“请您一定要来住吉的长屋看一下。”

随信还寄来了有安藤先生亲笔签名的、刚刚由瑞士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收录了他亲笔画的三幅住吉的长屋的白描图，非常漂亮。我擅自将这几幅草图理解为安藤先生再次“叮嘱”我前去参观，便赶紧回信表达谢意，并正式请求他允许我参观住吉的长屋。一边致谢又一边请求，这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厚脸皮。但我原本就计划在《住

中村好文 撰



宅巡礼》的续作中写一写住吉的长屋，安藤先生这封信实在是及时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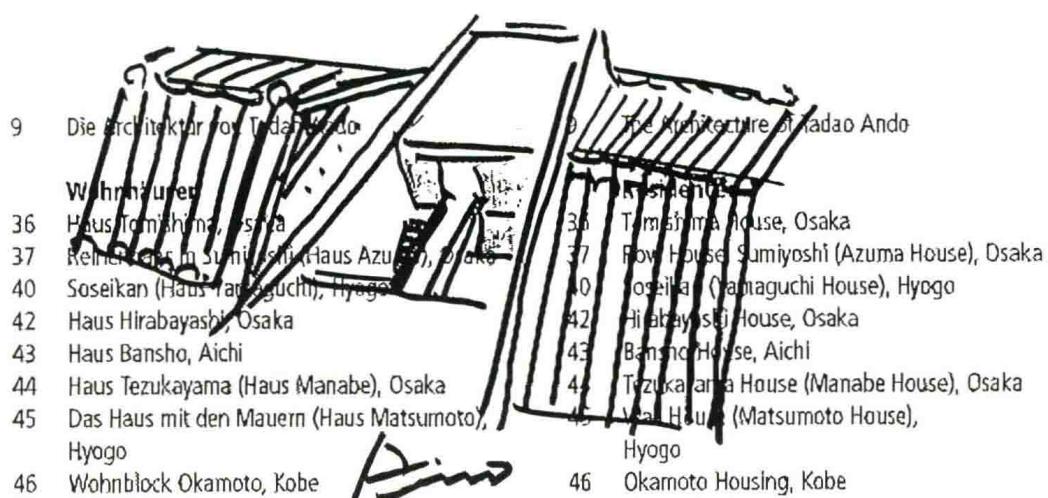
那封致谢信兼请求信，我写了又撕、撕了再写，几经修改之后终于寄出。安藤先生的行动无比迅捷，先是以前职业拳击手的反应速度，联系了住吉长屋的屋主东佐二郎先生，获得了参观许可，接着又安排一位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的老员工 O 先生负责这次参观事宜。O 先生把住吉的长屋编辑成册的全部图纸和重要报道快递给我。这一切都是在我的信寄出一周内完成的，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这样的工作速度、如此周到的考虑、准确的指令，还有慷慨大度……以往我面对安藤先生独具特色的作品时，为其罕有的才华和魄力赞叹不已，却从没想过完成一件作品背后需要安排怎样的具体事务。此时我第一次明白，支撑他创作出众多作品的，正是能这样迅速处理繁杂事务的优秀能力，还有细心周到、将工作一步步向前推进的强大执行力。

地点

尽管安藤先生和 O 先生迅速准备好了一切，但不巧的是，九月到十月我要出国采访。直到晚秋，我的参观才得以成行。

十一月十二日，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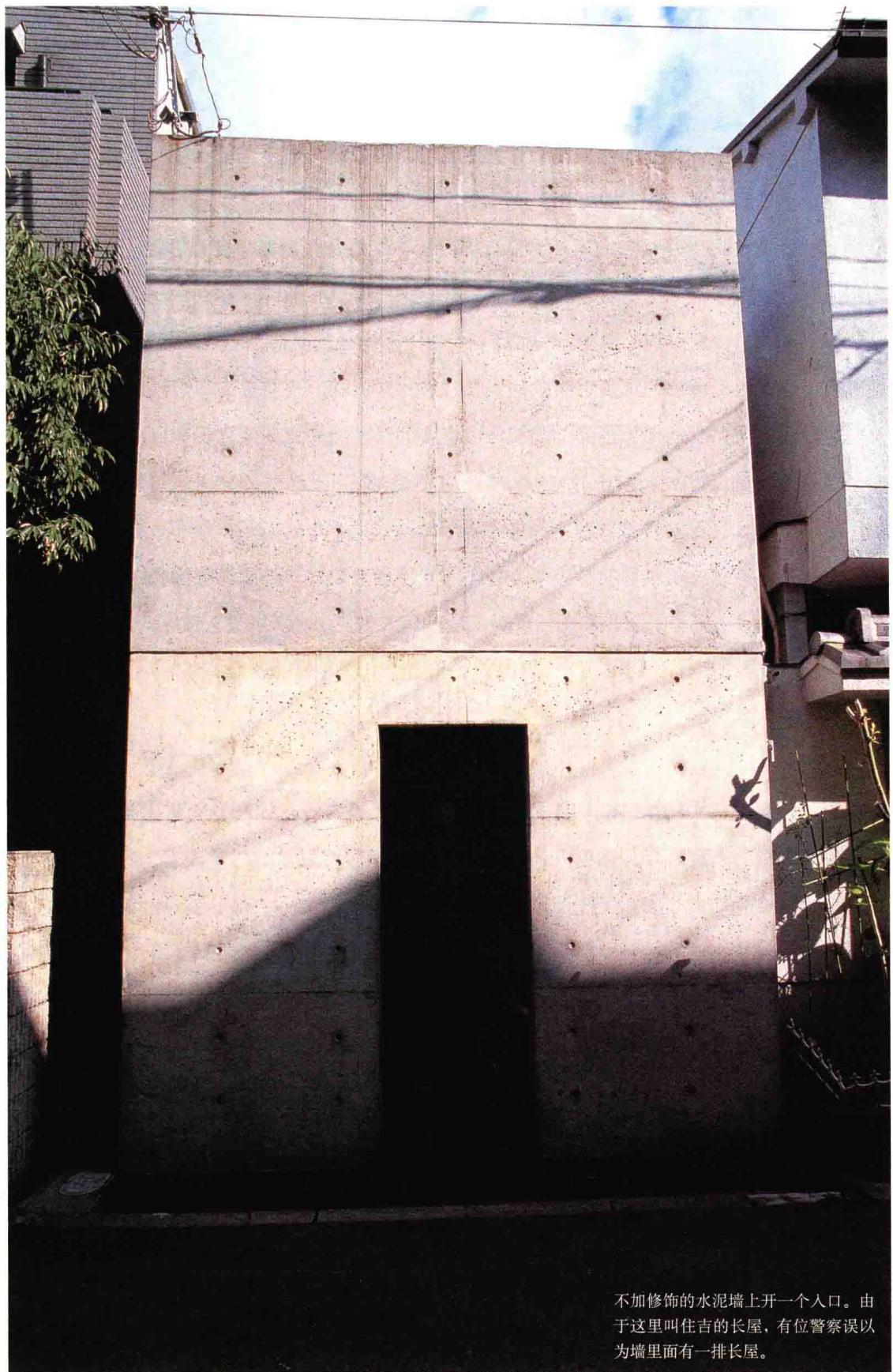
融入住吉街景的住吉的长屋。实物给人的感觉要比照片稳重得多，大概是房子的大小恰到好处。

这一天，我终于和好友兼《住宅巡礼》的责编 M 先生一起前往住吉的长屋。

我们比原定的时间稍早一些，抵达了离目的地不远的车站。在当地的神社住吉大社里，小孩子正在参加七五三节^①的庆典。我们从盛装的孩子中间走过，来到住吉的长屋门前。和 O 先生约好的见面时间还没到，我们便在周围逛了逛。

住吉的长屋落成的时候，这一带还随处可见真正的长屋，一派浓郁的老城风情。但现在，老房子基本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粗制滥造的预制板房。不过逛上几步，还是能看到一些木造的长屋。我站在前面凝视着那些房子，不由得想：建造住吉的长屋就像是切羊羹一样，从这些建筑中辟出一块，然后强行塞进一个混凝土盒子。四分之一世纪前，站在这里的安藤忠雄先生可算得上是异想天开，还把异想变成了现实。

① 日本每年 11 月 15 日举行的祝福孩子健康成长的仪式。三岁、七岁的女孩和三岁、五岁的男孩要在这一天参拜神社，参加祈福仪式。



不加修饰的水泥墙上开一个人口。由于这里叫住吉的长屋，有位警察误以为墙里面有一排长屋。

真正站在这里，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当时的工程有多么艰辛，能坚持不懈地把工程进行到底的建筑师安藤忠雄，着实是位不折不扣的“鬼才”。

尽管那时的工程如此困难，但这栋房子仅仅展示着它那静谧而禁欲式的外观，让人丝毫察觉不出当年的艰辛。从公路一侧，只能看到一面冷冰冰的水泥墙，正中间开了一个入口，此外别无他物。我记得这栋房子刚建成的时候，右边还是一家公共澡堂。现在澡堂已经停业，不复当年景象。在老照片里，我们还能看到那时澡堂门口又大又花哨的门帘，与这面灰色的水泥墙形成有趣的对比。和这些变化相比，房子绝妙的规模从未改变。我说这面墙“冷冰冰的”，并不是说它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栋沉默寡言的房子虽然没有对人笑脸相迎，但它的外形如同一只小巧的箱子，是那么惹人怜爱，让人不禁想踮起脚尖和它勾肩搭背。这栋房子的形态和材料都和传统的长屋不同，但水泥制成的“小箱子”大小却刚好宜居，足以让人感受到老城区的人情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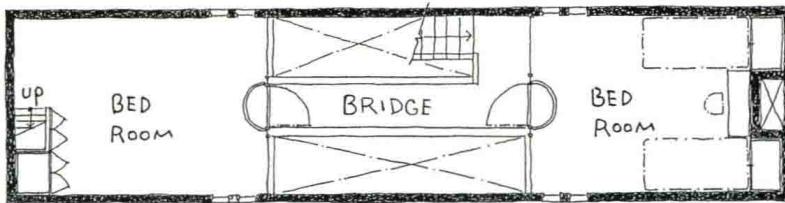
内部

“钻进”水泥墙上的入口，左手边是一扇玄关大门，仿佛被刻意隐藏起来一般。住在这里的东佐二郎先生打开门，和留着男孩子般的短发的纯子夫人一起欢迎我们。与明亮的街道正相反，室内天花板的高度很低，营造出一种水泥洞穴般的舒适感。令人意外的是，室内的空气并不像照片上那样让人感觉冰冷，反而流露出一种动物巢穴般温暖亲密的氛围。也许比起“动物巢穴”，“动物的家”这个说法更贴切一些。在这片怀旧、温暖而湿润的空气中，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冬天盖过的、塞满厚厚棉花的被子里的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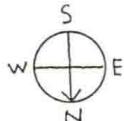
此外，房间里还用低低的声音播放着节奏轻快的爵士乐，让温暖的感觉显得愈发亲切。那张专辑是桑尼·克拉克的《Cool Struttin'》，身为一个现代爵士乐爱好者，这是我上学时百听不厌的曲子。我带着怀旧情结环视房间，发现音乐并不是用CD播放的，而是来自一张黑胶唱片。它传出令人怀念的噗噗的杂音，以一分钟三十三圈的速度缓缓旋转。

在参观其他房间之前，我们先在这里（进门后这个宛如爵士咖啡厅的房间就是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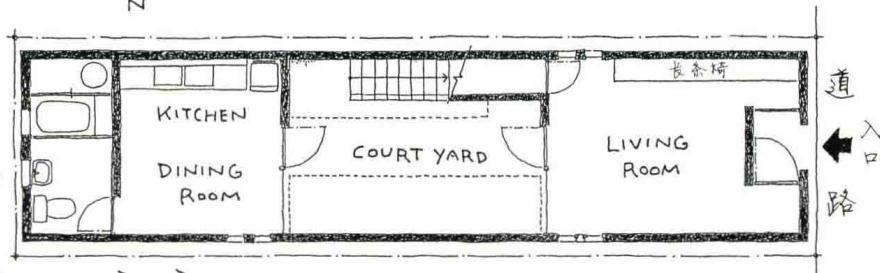
房子刚建成时，功能性较差，外观又显得冷冰冰的，很多人都批评说这是建筑师固执己见完成的作品。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委托人佐二郎夫妇仍然住在这里，没做任何改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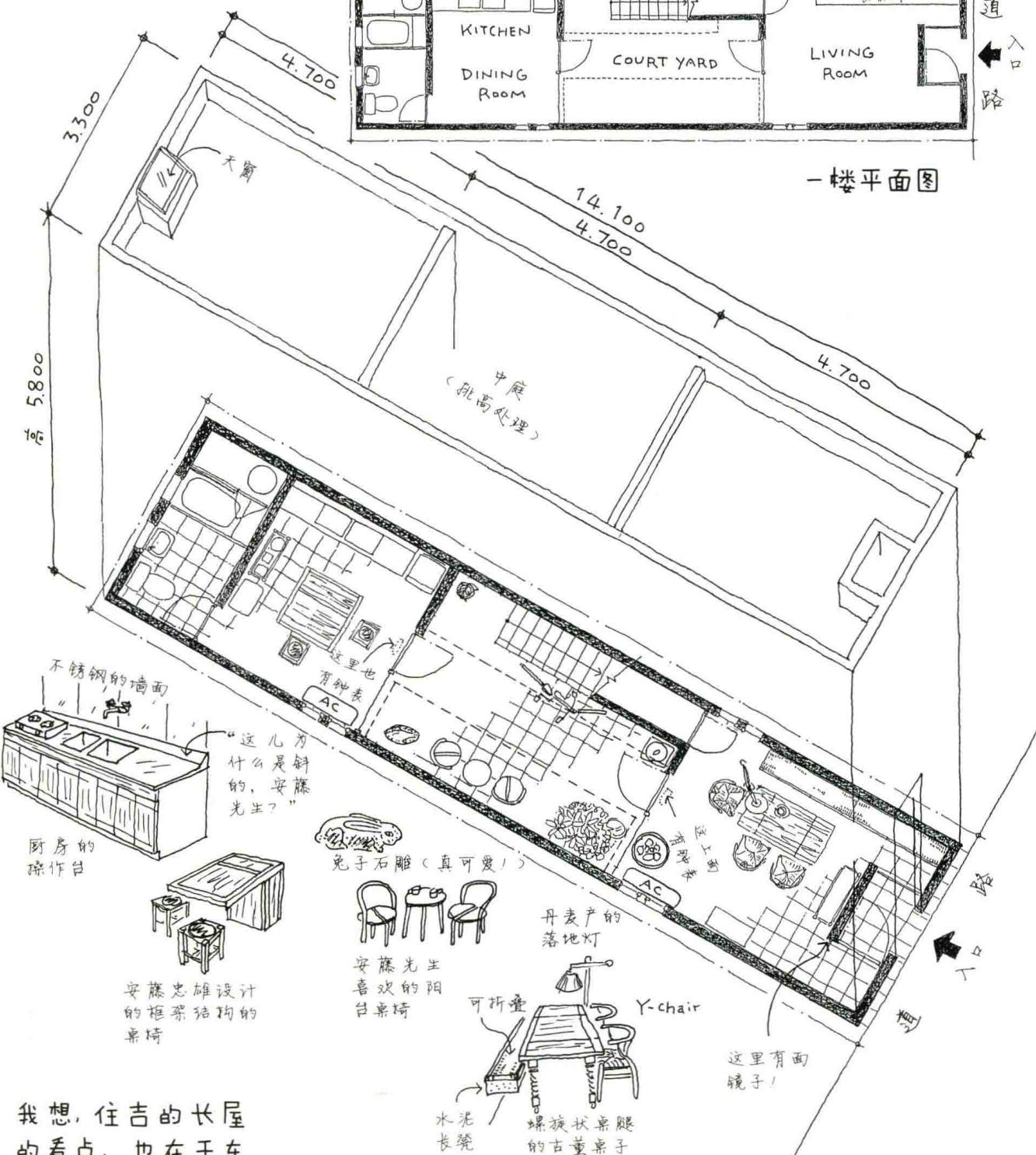
二樓平面圖



——摘自 NHK 人间讲座 安藤忠雄《建筑与我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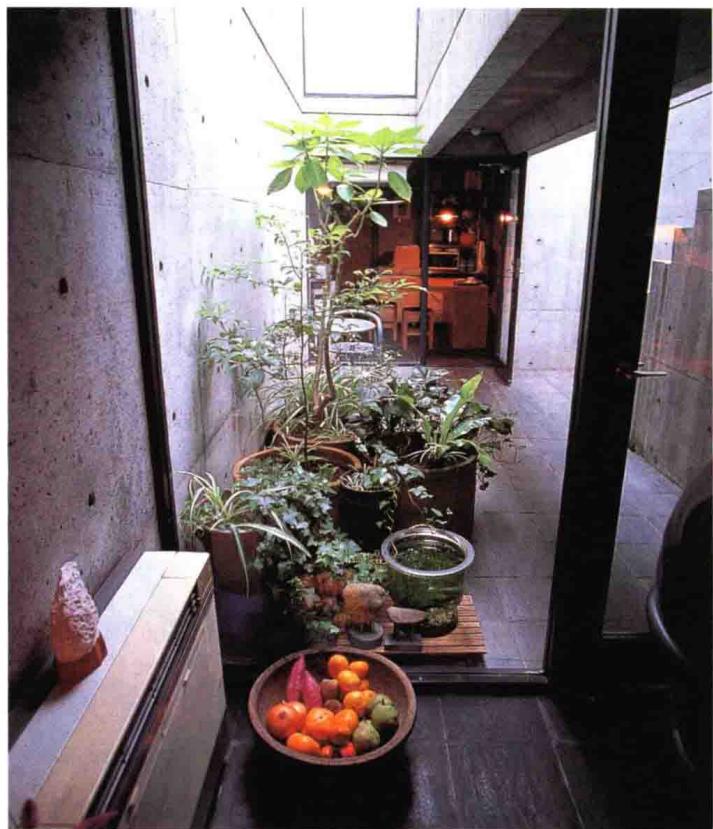
一楼平面图



我想，住吉的长屋
的看点，也在于东
先生夫妇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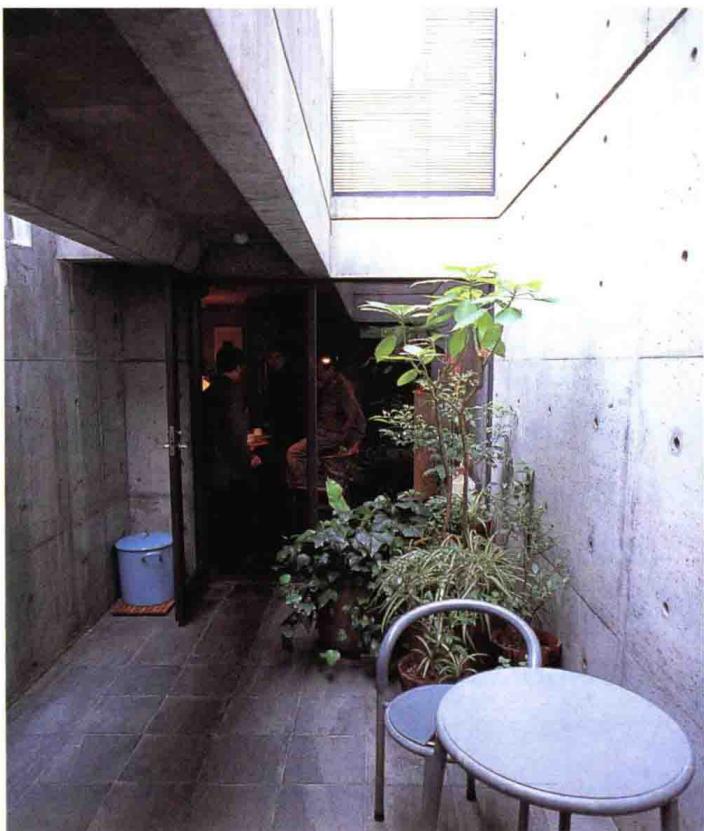


作为舒适的露天起居室和餐厅，佐二郎夫妇经常使用中庭。水泥墙会因光线的变化呈现不同的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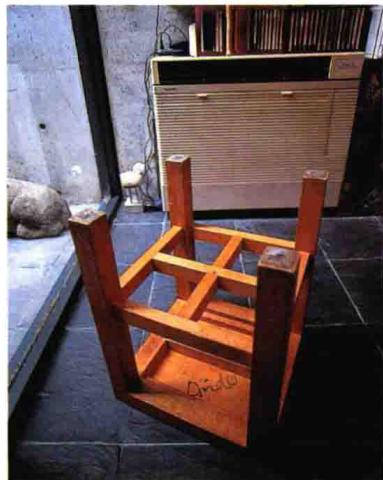


从起居室透过落地窗欣赏中庭。在四周水泥墙的衬托下，大碗里颜色鲜艳的果蔬和绿意盎然的花草非常美丽。

屋主东佐二郎先生和纯子夫人。没有人比他们更适合谈论住吉的长屋，两人是一对健谈的好搭档。远处笑着的人是本书的编辑松家先生。



自然光沿着朴素的水泥墙缓缓洒落。



安藤忠雄设计的均分方格结构的餐椅，背面有签名。



中庭的绿植和楼梯处于对角线上，这使中庭看起来显得深而长。自行车似乎也是中庭的点缀物之一。

居室)与佐二郎夫妇聊了一会儿。他们提到住吉的长屋设计和施工的过程，提到了与安藤忠雄先生多年的友谊，还提到了在这栋建成二十四年后仍然为人传颂的房子里生活和居住的感受。

佐二郎先生落落大方，十分健谈。

他总是开门见山，不会刻意卖关子或说些费解的话，也不会故意逗趣，但他丰富的表情、动作以及轻快的语言节奏让人忍不住被他的话语吸引，一直倾听下去。若是讲到一些记忆模糊的往事，他就转过头问在一旁微笑着倾听的纯子夫人：“当时……是怎么回事来着？”纯子夫人便用开朗的声音不假思索地答道：“是这样这样的嘛。”让我们的谈话更加欢快。佐二郎先生的话就是这样饶有兴味，我边听边想，早知道应该准备个录音机。由于听得实在太入神，我连最简单的笔记都忘了写。

“佐二郎，这房子……”

佐二郎夫妇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四分之一世纪，而且他们的意见和感受都表达得十分直率，因此听起来非常真实，充满说服力。再小的一件事，仔细琢磨一番，也能体会出他们对这个家的钟爱之情。对设计师安藤忠雄的信任和敬意，就像通奏低音一样流淌在话语之间。

佐二郎先生说话时，纯子夫人会时不时补充。他们所讲的内容和流畅的大阪方言，都让我联想到相声老搭档一唱一和的样子。这一个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又让我深深体会到，对住在里面的人来说，住吉的长屋既有无上的愉悦，又有难以想象的困难。这让我数度陷入沉思。

既然有出版的机会，我就按照自己的回忆，写下当时听到的内容吧。

比如……这个家到了冬天就像冰窖一样冷入骨髓，可是夏天又比冬天更难熬。有次到了晚上，实在酷热难耐，佐二郎夫妇想“或许房顶有风，能稍微好过一点”，便上了房顶。没想到房顶铺的楼板晒了一天，晚上正像地暖一样散发着热气，根本不是能睡觉的地方。夫妇二人当时就像“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一样狼狈地下了房顶，但实在不想回到桑拿房一样的室内，最后便在中庭的架空走廊上，像两节手电筒里的电池一

样前后躺着睡了一觉。提到架空走廊，佐二郎先生又回忆说，阪神大地震的时候，这栋看似非常坚固的水泥房子晃动得也十分剧烈。睡在二楼卧室的他以为架空走廊一定掉下去了，不禁紧张地想：“怎么才能下到中庭逃生呢？”接着他又说起，遇上天气好的休息日，他真的会从早到晚待在中庭里，沐浴清风阳光，仰望蓝天白云，把阳光在水泥墙上留下的影子当作物候，就这样度过一整天。那是一种简约而无比奢侈的体验，令我羡慕不已。

佐二郎先生还讲了有趣的经历。有次车站附近的警察领着一位外国建筑师来找这栋房子。那位外国人一路都对警察说“长屋、长屋”，警察便先入为主地认为那是一处传统长屋连成一排的街区。他们按照地址找到了佐二郎先生的家，但警察对这栋混凝土上开了个长方形入口的房屋非常不解，小声嘟囔着：“难道这里面还有一排长屋？”满脸想进去看看的神情。

听到这里，我不禁想象这宽仅三点三米、长约十四米的混凝土围墙里排上一排老城情调的长屋的情形。长屋中间有条小路，小路上有口水井。水井旁洒满阳光，女人们围在一起聊天，孩子们在一旁拍洋画。这些想象让我十分愉快。

最后，再讲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饶有趣味的小故事。

这栋房子竣工后，佐二郎先生一家搬进来，当年曾住在长屋的母亲有一天来新家看儿子。母亲一定很想看看让儿子自豪的新家是什么样，也想看看当年那昏暗的长屋怎么摇身一变为崭新的家。但这所谓的新家，内外都裸露着水泥墙，一般人怎么看都觉得房子还在施工。就算建成了，那格局和环境也不像能让人舒适居住，简单来说，就像个“水泥箱子”。据佐二郎先生回忆，当时有位日本建筑界的大腕，为了日本建筑学会奖的审查工作来看这栋房子，连他也不觉得这里像是住宅。有人问他作为专家怎么看待这个“家”，他一时语塞，最后说了句“这家的茶很好喝啊”，搪塞过去。因此，我想佐二郎先生年迈的老母亲也一定困惑不解，说不定还会想：“我儿子儿媳凭什么要住在这种地方……”

母亲参观完房子，从餐厅经中庭回到起居室时，不知是不是有些魂不守舍（也可能只是因为逆光没看到），咚的一声，脑袋撞上了眼前巨大的落地窗。

待母亲喘过一口气来，她忧心忡忡地反复看了看儿子和“水泥箱子”，忍不住问

了一句：

“佐二郎，这房子……什么时候盖好啊？”

养育一个家

关于佐二郎先生，不知不觉写了很多。我明知写来话长，但还是想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因为住吉的长屋的参观记和评论已经数不胜数，凡是见到的，我都仔细研读过，但不知为什么，这些评论里很少详细提及住在房子里的佐二郎夫妇。造访住吉的长屋，与他们交谈一番之后，我渐渐觉得这种现象非常奇怪。

我产生了一个简单的疑问：“正是这两位居民，才使住吉的长屋有血有肉，有了温暖的人情，他们才是让这栋房子成为名作的功臣，为什么谁都不写一写他们呢？”

在 M 先生、O 先生与佐二郎夫妇聊天时，我暂时离开，起身拍了拍照，还画了一些素描。做这些事情时，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佐二郎夫妇那平静的生活才是住吉的长屋的主角。当我在楼梯上、在架空走廊上，或是在隔着中庭的厨房及中庭探访的时候，起居室里四人高谈阔论的声音，以及纯子女士那开朗的笑声，都会由水泥墙反射过来。那声音里透出的愉悦让我也面露微笑，心中舒畅。或许正是从这些声音里，我深深感到“这里有深爱这栋房子的人们的生活”。正是那开心的笑声，把住宅作品升华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知道这世上有密斯·凡·德·罗的范斯沃思别墅这样充满魅惑的名作。翻一下每个月寄到手里的建筑杂志，我也知道无论在日本还是海外，追求建筑上的独创性和艺术性的作品式住宅一直在源源不断地问世。但是，那些房子大多只是“名为住宅的展览馆”，不是能让我称心的“家”。

这类“住宅展览馆”的特点是体现建筑师的思路、观点以及美感的建筑喧宾夺主，住户只能在房屋一角察言观色，备感拘束地住在里面。而这栋棱角分明、不知通融的住吉的长屋，原本极有可能——甚至可以说只差一步就会成为这类“住宅展览馆”（安藤先生，实在抱歉），但靠着屋主佐二郎夫妇的包容力和忍耐力（?!），加上他们的审美和乐观的性格，这栋房子就像一匹被驯服的烈马，经历长年累月的居住之后，终于